



跨国主义视角下的华人环流思考

周聿峨¹ 郭秋梅²

(1.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2.暨南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传统的国际移民理论无法较好阐释新的移民类型—跨国移民的出现,跨国主义成为解释跨国移民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华人移民群体日益庞大,而华人移民从传统意义上的“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向着“漂移移民”趋势发展,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跨国华人。跨国华人作为典型的专门人才,是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跨国华人环流成为中国人才引进计划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跨国主义 跨国华人 人才环流

[中图分类号] C9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0)03-0028-06

跨国主义作为分析国际移民的一种理论范式,突破了传统的以地缘及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把国际移民领域的研究拓展至全球、跨国的范式。尽管运用跨国主义分析华人移民上存在一些不足。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往往很难改变,中国人所具有的家族、宗族等观念使其在迁移之后亦能更好地维系,使华侨华人认同上仍具有较强的中国文化“烙印”,从而冲淡了华人移民的跨国性与国际性。但跨国主义却为分析海外华侨华人中的新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工具。因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扩展及各国多元化政策的实施,跨国主义视角下的华人即跨国华人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的一种新类型,

且规模越来越大。本文把华人环流中的“华人”限定在跨国华人的范畴,排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华人。把跨国华人的环流融合进全球化进程及中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政策框架之内,运用跨国主义的理论范式对跨国华人的内涵以及推动其环流的因素进行考察,最后提出推动华人环流机制建立的几点建议。

一、跨国主义理论范式与跨国华人移民

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移民始终是人们谋求发展、改善生活状况的一种大胆尝试。伴随着全球

[收稿日期] 2010-07-25

[作者简介] 周聿峨(1956-),女,内蒙古包头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秋梅(1980-),女,河南漯河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

化的深入与发展,当代移民已经不再如历史上相对的单一与持久,逐步转为临时性或循环性^[1]。移民越来越全球化,移民的跨国性越来越突出。现实的变化促使解释移民的理论发生着变化。传统的用来分析国际移民迁移动因的移民理论有推拉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针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各种流向及类型,而对国际人口迁移的成因、机制以及延续衍生等提出了新的理论范式如移民网络说、连锁因果说及多元文化论等。然而,由于移民的跨国性及去地域性日益显著,一些国际移民既深深扎根于他们的移居国,又维持着与祖籍国的多重联系。其日常生活依赖于跨越国界的多重性和经常性的相互关系中,其公众身份是在一个以上的国家中构建的^[2]。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移民,称之为跨国移民。他们由具有“双重”生活的人组成,会两种语言,在两个国家都有居住地,并因工作关系频繁来往于两地。他们的跨界活动已涵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3]。这一新的移民类型的出现,冲击着传统的国际移民理论范式。作为解释这一新现象的跨国主义理论范式应运而生。

欧美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跨国主义范式下的国际移民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作了较早的探索。美国学者琳达·格林·巴史克(Linda Green Basch)、尼娜·格里克·席勒(Nina Glick Schillier)、克里斯汀娜·桑顿·布兰克(Cristina Szanton Blanc)等于1994年最早将跨国主义理论运用到国际移民领域的研究。跨国主义是指移民形成与维系的联结原籍地和移居地之间的多重社会关系(multi-stranded social relations)的进程。这一进程强调当代移民建立的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social fields)^[4]。跨国主义范式下的跨国移民涵盖了以上所提到的特征。跨国主义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其行动模式是去边界化的,“它考虑全球化背景和经济活动的无边界,以及由此所促进的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化构成”^[5]。

通过上面的阐述,可以得知,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因应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对跨国移民的认同、跨国移民网络、跨国移民对移居国与祖籍国以及第三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6]。不再拘泥于以国家性及地域性为主导的移民概念与模式,而是突出强调跨国移民

的“跨国性”、“国际性”与“流动性”特征,及其对跨国文化及跨国网络的塑造起到的作用。因此,相对于传统的国际移民理论范式以民族国家为视角的研究方法,跨国主义理论“尝试打破国家边界的禁锢,从跨界的全球视野出发,将国际移民放置于跨国社会空间中加以考察,这样有助于我们分析具有活力而多变的移民,为我们对以往的同化、认同、地理空间、民族国家等概念和理论提供一个重新认识的视角”^[7]。

华人移居海外历史悠久,从早期的“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反映了华侨社会到华人社会转变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同样也是华人逐步本土化的渐进历程。然而,随着一部分留学生或高技术华人不愿放弃海外既有的生活,使他们成为“伞人”、“海鸥”,在居住国、中国、第三国之间“循环”流动,从传统意义上的“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向着“漂移民”趋势发展,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普通华人移民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是华人移民中的精英,在居住国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地位,在商业或科技领域颇有成就。往返于中国、居住国及第三国,从事技术、投资、贸易以及科技文化交流等跨国活动,并逐步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经济社会转型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认同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因此,传统的以民族国家和固定不变的地理(fixed geography)为依托的移民理论,事实上也无法较好地解释这部分华人移民的存在。

跨国主义则被海内外学者用来分析这一特殊的群体。有学者提出了“跨国华人”一词来概括这类群体,他们具有明显的特征,即“行动上的跨界性、文化上的掺杂性、经济上的全球性、社会上的互动性以及认同上的多元性”^[8]。这一词语借用了西方关于跨国主义移民研究的理论范式。由于海外华人是移民的一种,与此同时,以上分析的华人移民特殊群体的出现也为在跨国主义范式下分析跨国华人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从跨国华人的构成主体来看,与早期的华侨华人移民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是指从事跨国商业活动和跨国科技文化交流等跨国活动的华人企业家、专家、高科技专业人士。从跨国活动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跨国投资、经商等跨国商业和生产活动与跨国科技文化交流活动。从跨国活动的场域来看,“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十分显著,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

“固守”在某一国转为“循环”在某些国家之间，“寓居中的旅居，旅居中的寓居”成为他们生活的形象比喻。但在跨国活动中，逐步形成以祖籍国—移居国为轴心，辐射世界各国的华人跨国知识网络。从跨国华人服务的对象而言，不再纯粹服务于移居国，他们通常成为主动嫁接移居国与中国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力量。

因此，作为国际移民精英群体的跨国华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流动，其跨国活动也越来越活跃而有效率。如多伦多大学2007年发布的华裔移民跨国创业经营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加拿大华裔移民企业家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加拿大与他们的原居地之间循环流动。以开展跨国经营为主的企业家为42%，他们平均企业年收入的30%来自于国际贸易，其中有接近75%的华裔企业家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者协助过中国企业来加拿大发展”^[9]。

二、跨国华人环流的形成因素

中国引进人才计划中所提到的海外人才事实上包含了其他国家的人才，但由于中国是后发达国家，按照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才很难主动选择来华工作、定居。华侨华人则成为中国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的重要主体。因此，中国重视吸引人才回归，尤其应关注海外人才中的跨国华人群体，其所具备的跨国素养及高技术能力使其成为正在转型中的中国所必需的人才。而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综合作用为跨国华人的环流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一，全球化的深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为跨国华人的环流提供了外在的结构性环境。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扩展，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使人才如资本、信息、商品等生产要素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日益成为稀缺因素，各国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抢占吸引高技术人才的“高地”，从而致使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异常激烈。尽管人才的跨国流动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但由于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优于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的跨国流动在推拉力作用下，呈现明显的南北不对称性。全世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一半以上流向美

国，1/4的留学生是去美国深造，他们当中大约一半的留学博士最终会留在美国工作。从1990—2000年，美国一共接纳了415万名25岁及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人才。欧盟当时15个成员国10年间也接受了236万名移民人才^[10]。流入发达国家的人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人才流失”（Brain Drain）。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是一种普遍趋势。人才外流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不可低估，但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政策积极吸引人才回流为本国服务，可以弥补人才流失的损失。因为人才回流不是简单的劳动力的回流，海归回国创业大多同时带回了资金、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是生产要素的一揽子国际流动，将给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带来良好效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才回归”（Brain Gain）至发展中国家的趋势日益显著。“有出有进”的人才流动模式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表现明显。

伴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将最初的商品国际贸易转变为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众多生产要素及生产过程的国际转移，其中人才的跨国界流动加速。与此同时，一部分人才也愿意在国家之间拓展业务、进行交流等。由此，人才的地域概念、国界概念越来越模糊，高层次人才跨国流动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便成了人才流动模式的发展新取向。21世纪“人才环流”的群体将日渐壮大，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中国留学生、华人移民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都在进行这种“循环流动”。

第二，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高技术人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坚定不移进行深入贯彻，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断吸引着海外人才的回流。海归的确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某些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高，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以至于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市场需要引进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需要具有全球化眼光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的经营者。2005年，麦肯锡公司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国际化人才需求的调查，认为中国企业目前所需要的中高级的国际化人才是

75000人,而中国目前所具备这个资格的只有5000人^[11]。

第三,吸引留学生回归是中国人才战略其中之一,但大量留学生并未回国工作。以留学人才为主体的海外人才是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来源。出国留学是中国培养国际性人才的重要形式,但又是中国人才流失的主要途径。根据留学生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资料,中国目前留学人数已经占到世界的首位,占到总数的1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国留学人数骤然增加,而学成回国人数虽然也逐年增加,但增加幅度和速度却远远比不上出国留学人数,两者差距急剧放大。中国人才回流的现状并不容乐观,据人事部相关部门统计,从1978年到2006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06.7万人,到目前为止回归的仅27.5万人^[12]。吸引中国海外留学生回归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但大部分留学生事实上在居住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活、事业,并不愿轻易放弃,可又希望回到祖国投资、交流等,由此构成了跨国华人的主体。所以,国家在鼓励其回国工作的同时,也应积极鼓励、欢迎其来华交流,为国服务,促使“环流”局面的形成。

第四,跨国华人的自身条件是其环流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作为从事跨国商业活动和跨国科技文化交流等跨国活动的华人企业家、专家、高科技专业人士的跨国华人创业已挣脱空间约束,并逐步构成一个跨国华人网络,促进了跨国知识共同体的产生,进而能够推动中国更为深入地融入世界。海外人才可能拿着外国护照,但在中国投资、工作或者与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展开合作。从新移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利用了国家新政策提供的有利条件,开始在中国和海外“两栖”就业。“这种(半)永久性移民的新模式在政治上、地理上与文化上缩短了中国与海外的距离。”^[13] 中国与世界接轨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而最关键的是需要具有现代意识、国际化理念和掌握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人。跨国华人正好具备了这些优秀特质,他们熟悉东西方文化和国际游戏规则,完全可以成为中国融入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强有力的纽带。

综上所述,内外变量的作用使跨国华人的环流成为可能,而跨国华人的环流,亦能为中国的发

展提供必要的支持。跨国华人不仅带回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推动着中国改革的发展与深入,还架起了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流与合作的使者。然而,跨国华人的环流仍存在一些障碍性因素。如跨国华人如何更好地解决与他者镜像中的自我身份定位,跨国华人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中国现有的人才机制及相关政策并不完全符合所有类型跨国华人的环流,例如,跨国华人来华后身份定位的问题及待遇接轨问题等。针对这些障碍性因素,中国正在采取一定的措施,积极推动跨国华人环流格局的有序形成,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

三、抓住机遇推动人才环流,促进中国经济新发展

尽管目前跨国华人的数量难以统计并无法很好地估算,但伴随着未来人才流动模式的变化,从“人才流失”和“人才回归”的二元对立结构逐渐朝着“人才环流”的新趋势发展,推动人才环流意义十分重大。但目前而论,中国仍需付出更多努力,一方面注重自主培养创新人才,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同时注重推动海外人才中的跨国华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有序环流。正如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扩大人才工作对外开放,做好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工作,坚持人才自主培养开发和引进海外人才相结合,加强人才和人才开发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海外智力。”^[14] 只有如此才能为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首先,尊重人力资源的自身特点,形成科学有效的“留人、用人”软环境。其中最为重要的不仅在硬件上建立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和工作条件,而且在软件上努力营造健全有益于人才流动的环境机制和氛围。美国的一家高管搜寻和评估机构罗盛咨询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中国回流人才的生存率不高于50%,有相当一批经理人在加入企业后6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选择了离开”^[15]。人才外流的许多案例表明,仅靠国际接轨的待遇留人是不够的,良好的用人环境更能留住人才。目前,“制定优待政策,努力为引进人才提供良好的工

作、生活条件,实行重用政策,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把引进的人才放在重要岗位上,满足他们立业报国的愿望;坚持来去自由,营造宽松、宽容、宽厚的引才用才环境。”^[16]最终通过这些软硬措施推动人力资源的健康有效循环,构造人才流通和开放的“环流”格局。

其次,给予跨国华人特定的身份证明。在已获得外国公民身份或取得绿卡的回(祖籍)国创业的海外人才中,穿梭于中国与移居国之间已成为他们的日常活动,这使他们在回到中国后遭遇身份认同的尴尬。为了更好地吸引他们来华投资、创业,中国政府及各省市应该制定措施,实施海外人才居住证制度,既能便于他们回来之后扫除身份尴尬境地,又对促进海外人才良性流动、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创业和工作有积极的作用。如1999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暂行办法》,海外人才可依据规定办理工作居住证。上海和深圳也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推行海外人才居住证制度以吸引人才。2009年南京发放首批海外人才居住证。这张与身份证差不多大小的深蓝色卡片,被称为蓝卡。“手持蓝卡的南京市海归可在资金申报、创办企业、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子女就读、居留和出入境、驾驶执照、购房等9个方面享受市民待遇。”^[17]

再次,充分发挥诸如世界华人论坛、华创会以及广州留学生交流会等侨务“引资引智”的平台、桥梁、纽带作用。展示其“以海外华侨华人为本”,大力提供各种机会信息及提供公共服务,使海外留学生、海外华侨华人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信息获取不对称是海外人才在能与不能回来创业之间选择的一个难题,通过这些平台有利于他们直接找到投资的方向,以及对口的企业、厂家和高校,起到为中国企业、高校与海外人才“牵线搭桥”的重要作用。全国各地在服务和待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吸引海外人才的到来,如2009年年初,中国政府推出“千人计划”,之后各省市又相继推出“百人计划”,这些信息往往借侨务“引资引智”的平台进行传递。应该利用各种渠道使更多海外留学生及跨国华人零距离地感触中国国内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明显变化,使他们回国(来华)后“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最后,实现各省市海外人才的“区域环流”,促

进跨区域人才环流网络的形成。海归创业者是一个群体,既需要跨国人才网络的构筑,又需要中国国内跨区域人才网络的构建,从而形成融合与互动,充分发挥跨国人才的才能。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园(以下简称留创园),是中国专门针对留学回国人员科技创业的服务机构。1994年,中国第一家留学生创业园——南京金陵海外学子科技园诞生,开创了留学人员科技创新企业服务园的先河。至今,留创园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较大提高。据《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年鉴》统计,目前,“全国各类留创园已经达到148家,各个留创园的孵化场地约比初创期平均扩大了4.8倍,其中在孵企业达到了6000余家。”^[18]各地留创园更加注重孵化服务能力和质量的提升,它的发展取得了不凡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发展模式同质化趋势严重,加上各省市为了吸引资金、技术与人才,采取各种“地方特色”的优惠政策,加剧了各地争抢“人才”的竞争态势。在面临全球化进程加快,跨国人才需求量愈来愈大的情况下,加强各地区创业园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使各省市之间的海外人才形成“区域环流”,有助于达到“双赢”或“多赢”。

总之,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通过各种措施把吸引海外高技术人才制度性地整合进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之内;各地方侨务部门通过传递国家及各省市的优惠政策将搭建跨国华人、海外留学生与国内企事业单位洽谈对接平台、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平台功能性地整合进中国及各省市的发展战略中,而海外留学生、跨国华人通过与中国的互动,把个人发展规划能动性地融入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三方张力的发挥,能够更好地促进海外人才的回归,参与推动跨国华人的高效环流,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 Programme and Budget for 2009. Ninety-sixty Session, IOM: MC/2258

[2] 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Basch, Cristina Szanton Blanc. From Immigrant to Transmigrant: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No. 1, 1995, pp. 48-63.

[3]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J].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22 , No. ,March1999 pp.217-218.

[4] Linda Green Basch , Nina Glick Schillier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 *Nation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M]. Langhorne , PA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7.

[5] 吴前进.跨国主义 :全球化时代移民问题研究的新视野[J].国际观察 2004 (3) :58.

[6] 吴前进.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欧美学者的观点和贡献[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7(4) :64-72.

[7] 潮龙起.跨国华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跨国主义华人研究的评述[J].史学理论研究 2009 (1) :97.

[8]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 :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235.

[9] [10] 王辉耀.人才战争[M].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 51 ,114-115.

[11] 康荣平.海外华人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发展[J/OL].侨务工作研究 2009 (3).

[12] 中国留学人才安全的现状与政策分析[EB/OL] ,中国网 2007-03-30.

[13] 刘宏.中国应降低外流人才环流的门槛[EB/OL]. <http://www.ccg.org.cn/news.asp?id=646>

[14] 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举行 胡锦涛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2) [EB/OL] ,人民网 2010-05-27.

[15] 吴晓燕.“华尔街人才”回流后存活率有多大?[N/OL].中国经营报 2009-02-28。 <http://www.cbmedia.cn/html/21/n-4421.htm>

[16] 董宏君.李源潮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会议上指出 解放思想 创新机制 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EB/OL].人民网 2008-12-30.

[17] 邢娜 陈阳 吴放歌.2010 海归创业应关注的 3 件事儿 :修身、治家、创业、进取[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0-02-06(5).

[18] 徐阿晴.陈阳.2009 我们关注海归什么?[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12-26(5).

[资料]

侨资企业报告 :华人跨国公司已成“全球现象”

【据中国新闻网 2010 年 6 月 23 日讯】此间公布的《中国侨资企业发展年度报告 2009》指出 , 华商富豪 500 强与跨国公司的地理分布从东南亚扩及到五大洲 , 同时全球化的程度提高 , 华商富豪在北美、南美、澳大利亚、欧洲都有一定数量。

这份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委托清华大学承担的课题研究报告称 , 海外华人跨国公司过去只能算是一种区域现象 , 但今天则是一种全球现象 , 在每个大洲中 , 都拥有华人跨国公司。但是各洲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 : 亚洲以 111 个居第一位 , 占总数的 73% ; 美洲为 29 个 , 占总数的 19% ; 第三位的欧洲为 7 个 , 占总数的 4.6% , 大洋洲和非洲各有 2 个。

报告还分析了近年来海外华商格局的其他变化趋势 :

——移民接收国的华商及其跨国公司迅速成长 , 其增长明显超过发展中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移民接收国 , 是海外华人的主要增长点 , 近年来华商日益成长壮大。

——华商科技产业引人注目 , 华商科技企业迅速成长 , 科技型华商引领中国科技产业成长 , 并成功地抗击金融风暴。

——新华商与中国大陆“走出去”的企业引人注目。在香港、新加坡的前十大华商企业中 , 都有中国企业上榜 , 而且它们在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

——华商与中国大陆的关联日益增强 , 大多数更与中国经济共成长。一是通过依托中国的贸易而在海外成长 , 二是基本上源于并扎根于中国本土而成长 , 以致于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侨资企业。

(本刊资料室辑)